

酒肉歲月太匆匆

董橋談人物

董橋作品集 6

酒肉歲月太匆匆

董橋

董橋作品集6 酒肉歲月太匆匆

初版一刷 台北市：遠流出版發行

2000〔民89〕

272面：18.5x12.5公分．

ISBN 957-32-3953-1（精裝）

1論叢與雜著

078

89003153

董橋作品集6

酒肉歲月太匆匆

作者：董橋

主編：黃秀慧 責任編輯：鄭麗卿 特約編輯：丘光 版面設計：唐亞陽

封面設計：舞陽美術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

電話：(02) 2365-1212 傳真：(02) 2365-7979

郵政劃撥：0189456-1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5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67元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00年4月1日：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200元（若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tw> E-mail: ylib@yuanliou.ylib.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3953-1

目錄

- 會批命的布政司——1
- 《沈浮錄》結集小感——3
- 貝聿銘鄉愁變奏曲——5
- 「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7
- 聽那樂聲，看那燈影——9
- 古道西風鞭瘦馬——11
- 畫完最後一筆文人畫——14
- 胡風兩顆碩大的淚珠——17
- “That’s too good!”——20
- 「各苦生民數十年」——23
- 黃色藏書資本家——26
- 啖幾顆西園掛綠——29
- 像她這樣的知識份子——32
- 輪到我在春風裡——35
- 陳沖也讀Kundera——38
- 訪煙波縹緲之樓——41
- 吳靄儀的信箋——44
- 老舍買畫還給吳祖光——47
- 毛澤東燒香拜菩薩——50
- 信如心細——53
- 哭吧，王蒙！——56
- 進士第裡的幾聲呢喃——59

- 文化在靜心齋裡傳燈——62
- 援庵先生給兒子的信——65
- 酒肉歲月太匆匆——68
- 誰願意做螺絲釘？——71
- 張愛玲不聽電話——74
- 「這燈兒，不亮了！」——77
- 野火那麼猛的文字——80
- 劉旦宅畫裡見文采——83
- 懷念梁醫生的叔公——86
- 鄭振鐸炒焦了股票——89
- 悼「文學良心」之逝——92
- 文潔若寫林徽因——95
- 吳晗迷失在曠野中——98
- 老佛爺聽戲看病——101
- 花花草草都傷心——104
- 送別金銓——107
- 杜南發筆下書畫因緣——110
- 迎席揚——113
- 萃錦園中滿地相思——116
- 楊振寧的美學經驗——119
- 「你要善待這個人！」——123
- 「這些人都是有用的」——126

- 幻境中的名士——129
- 在陽台上看靄靄紅塵——132
- 羅素的不平之鳴——135
- 海棠花下的革命情人——138
- 陸谷孫的生死戀——141
- 讀《林家次女》浮想——144
- 「弄顏色玩玩的人」——148
- 敬愛的老師——151
- 我跟梁愛詩的舅舅吃飯——154
- 罵「共匪」長大的一代——157
- 忽然又懷念徐訏先生——160
- 寄倫敦的信——163
- 運氣不濟的翻譯家——166
- 老《大公報》的錚錚風骨——169
- 李鴻章這傢伙！——172
- 中英談判中的兩位傳譯——175
- 院子裡那棵苦楝樹——178
- 傅斯年是母雞——181
- 胡適之到哪裡去了？——184
- 許家屯筆底禪悟——187
- 「為天龍八部所見」——190
- 「蘇雪林是誰？」——193

孫中山在大學堂的演講——	196
因為吳健雄是女性……—	200
現代文學筆記兩則——	203
章太炎是「章瘋子」？——	206
我請啟功先生寫字——	209
講真話的人——	212
小東西的上帝——	215
「學辜先生的英文」——	218
《辭海》的三位主編——	221
冬安——	224
送別書店巡閱使——	227
吳宓開燈尋找高尚的祖國——	230
于右任家書八葉——	233
金耀基站在歷史的樓台上——	236
黨裡有這樣懂學問的人——	240
海棠落花時節——	243
多尋幾個明白人——	246
附錄——	249

會批命的布政司

羅斯福總統的夫人離開白宮之後曾經給下一任總統的夫人送上錦囊，規勸第一夫人必須注意四大要務：一、永遠準時；二、言多必失；三、陪總統遊街切記盡量靠緊椅背坐，以便夾道群眾都可一瞻總統風采；四、千萬減肥以免霸佔後座三個座位。今日的第一夫人當然不必這樣過分委曲了；女將叱咤政壇的時代已然來臨，羅斯福夫人的錦囊大可轉送給「第一丈夫」了。

香港布政司陳方安生當領袖確有可取之處；值此風雨飄搖之夕，她毅然預測香港一九九八年一國兩制的政策順利落實，回歸之後港人正式治港，大家必須抓緊機會塑造香港自己的命運。領教之餘，更覺得香港正需要這樣一個不怕言多必失的領袖。

三十年代美國著名煽情報業大亨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在一篇社論裡說：「政客為了保住權位可以無所不幹——甚至不惜變成一個愛國主義者。」（A politician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his job—even become a patriot.）此話幽默中大見智慧，就像

陳方安生引林肯警句以明志那樣有智慧。她引那一番話既可解釋為甘心出任行政首長的副手，也可解釋為她不怕出任行政首長，林肯的話是引給北京聽的，讓北京知道她會「知其是而擁護之，知其非而離棄之」。至於她給香港批命批得那麼好，香港人只好拭目以待了。邱吉爾說，所謂政治才能是預測未來的才能，也是萬一事後證明不準又會自圓其說的才能。陳方安生有這份才能。

(1996年1月30日)

《沉浮錄》結集小感

今天一大早喬志高先生給我來電話；到了中午，電話鈴又響，是林文月先生打來的。他們都來香港參加中文大學金聖華統籌的翻譯學術會議。高先生是著名翻譯家、美國英文專家，拜讀他的著作十幾年，成了我書房裡的老師，教會我太多學問，他今年八十五歲還人健筆健。林先生是大家仰慕的散文家、名教授，他翻譯的日本名著精緻可誦，既是學術成果又是大眾讀物，筆下一字一句始終雍容典雅，數十年文如其人，讓我消受望「月」之樂！這次他們來港，正好明窗出版社出版《英華沉浮錄》第一輯，共六十九篇；我匆匆翻閱，不禁倍加汗顏。

此生結交學問淵博的師友太多了，難免覺得自己筆下東西十分寒儉。幸好大家都願意容忍我對語文的偏見，還不斷原諒我任性挑剔文字，幾乎把我寵壞了。喬菁華戲稱我是香港半個 William Safire，嚇得我魂飛魄散。高先生的中英文修養才真的深厚，道行肯定比薩菲爾高，我是半個高先生就好

了。這跟黃子程要他的學生讀我的小欄一樣教我愧
慙。我引過李漁小說中講八字的話，林超榮把八字
的故事原原本本說給讀者聽，我竟有巧遇知音之
感。羅孚先生看了我寫茶靡之後還是弄不清茶靡是
什麼樣的花，我後來又找到蕭鍾美〈說茶靡〉一
文，說「暮春三月，京華茶靡開遍九衢」，羅先生
在北京可能見過而不知道那就是茶靡。我稱讚地鐵
報告車程的小姐英文發音好聽，有讀者來信說，她
把 proceed 的重音擺在第一音節上；後來細聽果然
如此，可見我真的是給她的聲音弄得執迷不悟了。
又有讀者楊先生說，倫敦地鐵的播音不是說
“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而是說“Will
passengers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s and the
platform edge”。這當然更精確了。有一位讀者在拙
文上塗改加眉批，好像是說我錯用「是何故也」一
句，勸我下筆三思，因為醫者難自醫云云。只要他
寫得清楚一點，我一定知道我錯在哪裡了。還有讀
者給我刪改一兩個字，說是「和董先生開個玩笑」
而已。這個玩笑開得好，我不反對他的改法；我實
在不是毛孟靜當初說的那樣「不苟言笑」，也不是
戴天說的那樣「不領情」。我這個老朋友罵我「可
惡」，真兇。

(1996年4月3日)

貝聿銘鄉愁變奏曲

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名教授陳從周先生是中國園林專家，詩詞散文都寫得又多又好。十幾年前我常跟他通信請益，他來香港的時候還跟他吃飯聊天。國際知名的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是陳老的好朋友。貝先生是蘇州人，老大回鄉期間，陳老陪他暢遊江南水鄉。煙火小橋，長巷深院，臨水人家隔河呼喚，陳老說貝先生的表情太微妙了：「我有客懷忘不得，落梅影裡別江南」。

貝聿銘的老同學王大閔最近在台灣報上也寫貝先生。他說，他是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戰期間從英國劍橋轉學到麻州劍橋才認識貝先生的。他們後來一起進了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同在葛羅培斯門下讀書。貝先生喜歡任何美的事物，又是個美食家，到老還念念不忘蘇州的鷓頭米。王大閔說，貝先生畢業之後應邀到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彈道學，其實是研究強力燃燒彈，美國軍方準備拿去轟炸日本都市的木造房子，說是比炸彈的破壞力更大。貝先生後來說：「所以我對抗日戰爭也算有一點小貢獻。」貝

先生接著在美國一家猶太人開的房地產公司做建築師，收入不多，跟家裡要兩萬塊美金周轉家裡不給。

有人說：醫生錯手醫死人大不了把他埋了，建築師則只能勸顧客多種爬藤遮醜（The doctor can bury his mistakes, but an architect can only advise his clients to plant vines.）。貝聿銘一九五一年在美國造了一幢木頭小房子，據說是最單純最優雅的傑作。歐美人大大欣賞，報刊雜誌到處宣揚。可是，貝先生的父親跑去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用蘇州話說：「那棟房子哪能可以住人！」江南水鄉人家與水為鄰，貝聿銘那棟木房子卻與樹林融為一體，是他的鄉愁的變奏曲，就像驛了太多洋水的中國語文，長衫小襟人物難免不以為然。他們捨不得垂楊夾道，粉牆籬落；也捨不得修竹搖影搖出來的文章。這是中國情懷的反射。今日文字工作者面臨的正是中西文化借鑑融匯的尺度分寸：粉牆既會剝落，木頭也有蟲蛀，偶然綴以疏密有致的藤蔓，未必不成情趣。

（1996年4月18日）

「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燕山夜話》裡有一篇文章談新詩，說「新的詩歌發展的道路問題，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討論，似乎還難以解決」。新詩確實難寫，寫得好的也不多，可是有天份的人卻繼續在探索。明代王世貞說：「三百篇亡，而後有離騷；離騷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詩詞歌賦不足以抒發今情今事，而後有新詩。舊詩寫鄉愁、寫國思，吟的是「靈均作賦悲君國，豈獨鄉心入夢中」；艾青的新詩則說：「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舊詩人眼看夜來秋雨打在豆棚瓜架上，往往談狐說鬼；艾青不是這樣：「即使我們死後屍骨都腐爛了，／也要變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燒」。

艾青走完坎坷的一生了。詩人說話也像詩。他曾經對他的夫人高瑛說：「我來自泥土，死後重歸泥土」。像他的《黎明前的通知》那樣，艾青死於

黎明前的四點多鐘。他的幼子艾丹告訴記者說：「醫生宣布搶救無效的消息，我從醫院的窗口望去，發現天空正飄起小雨……」那是詩的語言，訴說著詩的小雨。曾經得過艾青文學獎的十一歲的小詩人淦今冒著淅淅瀝瀝的春雨，來到艾青家的靈堂前獻上輓詩：「不管何年何月何時，／我都會面對你，／哪怕是畫像也好，／只要有你的形象存在，／我就會面對你」。在送別詩人的春雨之中，不押韻的詩也會散發出韻味。

十年前，耶魯大學附近的一堵牆上出現一首不押韻的小詩：「麻州波士頓來的小瑪麗／踩進足踝深的水裡去／現在還押不出韻／且等潮水漲了再說」(Little Mary from Boston, Mass./Stepped into water up to her ankles/It doesn't rhyme now/But wait till the tide comes in)。彷彿夢囈。彷彿佛偈。詩人都有一顆小孩的心，八十六歲的艾青也一樣：你憑什麼要這樣折磨他？你憑什麼要他天天洗那麼多廁所？你憑什麼要他為他的國家沉默？詩歌冷藏語言，防止語言腐爛 (A poem is a form of refrigeration that stops language going bad.)：艾青的沉默冷藏了人性，防止人性腐爛。不要去追悼他了；你去追悼你腐爛的過去吧。

(1996年5月13日)

聽那槳聲，看那燈影

一天，樓道裡忽然傳來雜亂的腳步聲，一幫人擁進來了：「牛鬼蛇神們都站起來！」有人喝令：「誰是俞平伯？」蒼老蒼老的俞先生轉身回應。「《紅樓夢》是不是你寫的？」「你是怎樣用《紅樓夢》研究對抗毛主席？」「低不低頭認罪？」俞先生耳背，說話支支吾吾。那些人把他推拉到屋外樓頂平台，按倒在地上，不斷踢打折磨，最後非讓俞先生承認是「反動權威」不可。俞先生承認了「反動」，卻不承認「權威」：「我不是權威，我不夠。」他說得非常誠懇，完全出於虛心，他們卻看成是頑固，一直把他折磨得匍匐在地。他始終沒有承認自己是權威。

他們真的是這樣對待一位一輩子樸素用功的老學者。朱寨寫俞平老的「書生氣」，寫到這裡忍不住說：「謙虛原來不是隨聲附和，不是俯仰服從，不是好好先生，而是理性的頑強」。俞先生「即使個人處於生死攸關的逆境，他對知識的崇敬追求之心也絲毫未懈」。剛被揪出來的那一天，俞平老也

跟別人一樣去打掃院子。可是他拿著掃帚不知道怎樣使用，像追趕小雞那樣拿著掃帚追趕那些飄飛的樹葉和紙片。

知識是罪惡。文字是罪狀。所有的書籍都被查封了。語言文字成了那幫人的專利品。邏輯史專家沈有鼎有一次說一條「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個逗點就更清楚了」，馬上給揪去開了一個晚上的批判會，說他是「現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滅亡」。大詞家張伯駒向一個女紅衛兵報到，她遞一張表格要他填，用不屑的口吻問道：「你識字麼？」張伯駒說：「識一點兒。」在什麼都不能閱讀的時候，俞平伯只能默誦思考。坐在初冬一片薄冰的地上捏煤球的時候，俞先生一邊團捏著煤，一邊仰望著天空自言自語，誰也聽不清他在背誦什麼。

文革三十周年了。這不是中國文化的生日，是中國文化的忌辰：不要為千千萬萬砸爛了的文化尊嚴燒香點燭，中國民航會錯以為是飛機場的跑道。寧願讓歲月倒流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槳聲燈影裡的那個晚上，「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俞先生的朋友朱自清這樣寫。

(1996年5月14日)